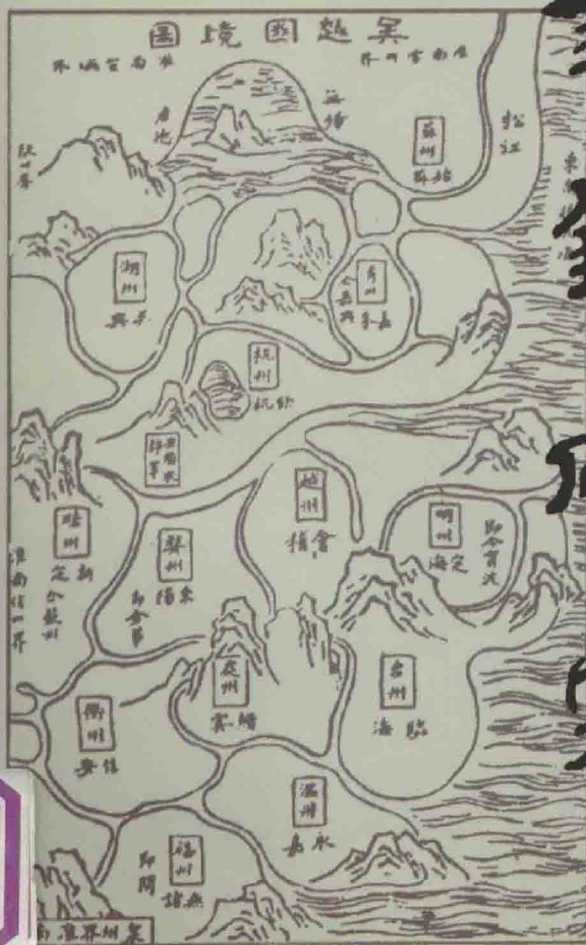


錢鏐研究

第九輯



錢鏐研究会編

钱 镠 研 究

第 九 辑

钱 镠 研 究 会 编

二 〇 〇 一 年 二 月

吳越文化公園

錢其琛

二千年十月十九日



200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王第33世孙钱其琛携夫人周寒琼，在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市长仇保兴和临安市委书记谢春山、市长张建华等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吴越文化——钱王陵园。



2000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海关总署署长、钱王第34世孙钱冠林，在市委书记谢春山、市长张建华、副市长吴苗强陪同下瞻仰了钱王陵。



目 录

· 研究与探讨 ·

《钱怀柔明王庙记》碑文的发现及内容初探

..... 许扬本 (1)

关于《吴越钱氏流光宗谱之起源》及《过江之祖》

之印证..... 钱四青 (10)

钱王陵真假之谜..... 简 桦 (13)

“宝正通宝”是假钱 张宏明 (16)

对《〈钱氏铁券〉铭文考证》的考证..... 钱大莘 (18)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马王后墓天文图及其它四幅

天文图析..... 蓝春秀 (20)

文德治国 武德安邦..... 陆全根 (29)

珍惜和弘扬吴越钱王的人文优势..... 冷 晓 (38)

钱镠先祖考辨..... 鲍永军 (44)

· 钱裔名人 ·

无锡钱氏名人多..... 钱志仁 (52)

地老天荒不老情..... 彭桂林 (57)

钱尧卿与孝廉洞..... 邱星伟 (62)

钱文子与其著作..... 邱星伟 (64)

· 史海钩沉 ·

江南钱氏后裔的“根”在长兴..... 钱四青 (67)

太仓钱氏一族 凌鼎年 (69)

• 信息台 •

- 钱其琛副总理视察钱王陵 陶福贤 (74)
我为钱其琛副总理当导游 陈丽娟 (76)
钱王故里临安行追记 钱南欣 (78)
张元济盛赞钱武肃王 顾彭荣 (83)
2000 年接待著名钱氏后裔和部分领导、专家名单

• 吴越文物 •

- 钱王手简聚散上海滩 而 田 (87)
走私海外多年 五代珍贵石刻将回国 (96)
西湖重建雷峰塔 完整重现老十景 近 雷 (97)
雷峰塔部分诗文摘录 近 雷 (100)
雷峰塔考略 银 曙 (104)
钱王祠将入西湖版图 周 静 王 倩 (111)
灵隐五代法堂遗址出土 王 倩 (112)
五代鍍花银渣斗 高超云 (114)
千年海塘朝不保夕 王 倩 (116)
浙皖山界发现古城墙 陈昌旭 (118)
罗哲文亲临浙皖古城墙 陈昌旭 (120)
澈浦吴越王庙调查 许懋汉 鲍翔麟 (122)
新葺谷水吴越王庙记 吴蕃昌 (126)
钱镠与澈浦 鲍翔麟 许懋汉 (128)
漫话海盐钱氏 王健飞 鲍翔麟 (133)

• 研究资料 •

- 《资治通鉴》中有关钱镠记载辑录 胡月耕 (137)

《钱怀柔明王庙记》碑文的发现及内容初探

许扬本

临安虽是钱武肃王的故里，但由于年代久远，岁月沧桑，能保留至今的钱王遗迹为数不多。近几年来，除陆续出土几座钱王亲属的墓葬外，重大的有价值的可供研究的实物文字资料尚不多见。从这一点来说，这次《钱怀柔明王庙记》碑文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之得以先睹这篇碑文，是缘于钱镠研究会的陶福贤同志。据说，在我市横畈镇所属立塔村的附近，有一个叫庙下的小屯，从前有一座怀王庙（庙下即以此得名）。这庙在文革期间被拆毁，石碑就是在遗址上发现的。

这件事勾起了我童年时代一段遥远的回忆。原来我的外婆家就在立塔（那是一个十分僻远的穷山沟），儿时和少年时随母亲去外婆家时，多次经过庙下，那个怀王庙似乎曾进去憩息过。但由于土著语语音不清，当地人把怀王庙叫成“黄皇庙”（现在土语可能仍如此），那时年幼，只知道是当地的神庙，根本不懂得建庙的由来及所祀何神。

饶有兴趣的是：这篇碑文既回答了少年时代与娘舅对话中积存至今的有关钱王的一些悬念，又为史书上所记载的某些历史疑案提供了推断的旁证，这就是我写这篇初探的初衷。

由于碑文古奥晦涩，一般不具备古文功底的人不易读懂，现在先将它加以标点、注释，并译成语体，以便读者参看。（附后）

一、“庙记”的作者是明万历年间的临安知县温陵黄鼎象。此人县志无考，生平不详。文章的中心思想不过是说钱氏一门（从钱镠直至钱弘俶、钱惟湑等）和古代圣君仁人太伯、文王、夷齐、季札一样，都是让国让天下者，有大功德于民，因而人民怀念他们，死后请封为神，至今“庙食千秋”。这一主题，命意不能说坏，但作者受时代的局限，文中有不少逻辑混乱与不符历史事实的地方，需要清理。如：

1、“……武肃王起临安，奄有吴越十四州之地。当其时何难于取天下……”。（见原文）

按：钱镠立国东南海隅，国小地狭，北向发展为杨吴（杨行密、徐温）所扼，所以采取“保境息民”、“善事中国”的政策，侈说“何难于取天下”有悖于历史的真实。

2、“……此其让岂出太伯、文王下（指钱镠），而怀柔王兄弟逊国遽去，其夷齐、季札之流耶？……”。（见原文）

按：把钱镠比作太伯、文王，把怀柔王兄弟比作夷齐、季札是十分牵强的，套一句成语，叫做“拟于不伦”。

3、作者又认为苏东坡对钱氏让国之功评价不足。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苏是怎样评价的：

——“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不费讨平，有功于朝廷，老死不见兵革，有德于

生民”。

（以上均见苏轼《表忠观碑记》）

苏氏不愧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对钱氏的综合评价，是非常中肯的、符合实际的。而《庙记》的作者不顾策略是审时度势的产物，硬说“武肃王早就有让天下之心”，这是过于溢美了。

二、钱弘俶纳土归宋，太宗（赵光义）以不烦兵革而定两浙，当然十分高兴，因此待遇优厚。除弘俶封为淮海国王、赐誓书、入居礼贤宅外，钱氏子孙及麾下将校授官者二千五百余人。终宋之世，钱氏裔孙宦达者极多。这就是迄至今日在国内军政界、科教文界以及海外华侨中钱姓闻人特盛的最好解释。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可能十全十美。关于钱弘俶的结局，前人早有所疑。新五代史、宋史对他的死记载极简，《十国春秋》较详，摘引如下：

“端拱元年春二月，徙封邓王。是秋，宋帝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赐生辰器币，王与使者宴饮极欢。晡时，王于西轩命左右读唐书数篇，又令诸子孙诵诗，未讫，风眩复作，至漏四下而薨。”

史书中当然没有说弘俶是暴薨，但南唐的李后主（煜）降宋后确实是被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的，《十国春秋》也没有明说，而仅仅是：“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可见正史对这种事是隐讳的。

《庙记》中说的弘俶儿子的情况也与史书所载不同。请看《庙记》原文：

“怀柔王者忠懿王第五子，讳惟晋。蝉蜕轩冕，安得王冠

弁首，愧吾祖父为？与其兄弟濬、治、渲、灏、济均让位于弟演。于是临之邃壑幽岩，皆六王逖处。迨没，临人思之，请封为神，血食其汤沐邑，宜也。”

这段话明明白白地说，弘俶的六个儿子都隐遯于临之邃壑幽岩。可是史书上却说：“惟灏至贺州团练史，惟渲韶州团练使，惟濬左龙武将军奖州刺史，惟演、惟济并起家诸卫将军。”

究竟哪一种说法的可信度较大呢？这就需要旁证。

本文前曾提到，我的外婆家在立塔村。记得娘舅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们是临安土著，钱大王的后人。我当时表示怀疑：“钱王的子孙怎么会落到这种穷山沟里呢”？碑文的发现，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当钱王子孙逖迹于临安山野是真实的，在立塔村这种深山寒谷之中散居着钱王子孙才是不奇怪的。

此外，立塔村是一个狭长的山沟，靠里一头聚居的山民都姓盛，土名盛家头；另一头聚居的山民都姓钱，土名钱家头。这与《庙记》中所说庙中神道有钱、盛两尊，恰恰相符。这一事实，从另一侧面验证了碑文的实在性。但是，一个孤证不能证成一种论点。碑记的发现，仅仅说明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为前人所疑增添了一个新的旁证而已，尚不能据此作为定论。我相信，今后随着新资料的出现，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疑案是不难搞清的。

（2000年立秋）

重建钱怀柔明王庙记

(许扬本标点、注释、释译)

首者天子以伦垂世，辄至怀太伯文王，仁伯夷叔齐。^①盖其让国让天下者，在君臣兄弟之间，而其深情隐衷，直令人无得而称，且以为怨，故表而出之，以教天下。嗣是延陵季子，^②托国而逃，不得圣人表扬，声遂寥焉。司马迁作史记世家，首英矣而夷齐立传，季札不立传，仅附见于太伯之后，何也？岂夷齐之贤，得天子而名彰，抑汉世无儒，是非颇谬于圣人与武肃王起临安，奄有吴越十四州之地。当其时何难于取天下，而曰百年俟真主乎？再传，辄以其地归有司。此其让岂出太伯、文王下。而怀柔王兄弟逊国遽去，其夷齐、季札之流耶？窃叹五代人习干戈，不知大义，故隐德佚贤，美且弗彰。虽以苏子瞻^③为宋世文人第一，其论钱氏，不过曰：不费讨平为有功于朝廷，老死不见兵革为有德于生民耳。不知西湖不肯筑宫，武肃已有让天下之心，而兄弟相率远遁，怀柔等王又能善述祖父之志，故赵宋一兴，忠懿王遂入阙称臣，奉贡不绝，检而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也。即改封淮海国王、汉南国王，^④号犹然在，谁能弃之敝箒者。此让所以为至德、为仁人，而钱氏之功之德，余以为于人伦更大矣。表而记之。怀柔王者忠懿王第五子，讳惟晋，蝉悦轩冕，安得王冠弁首，愧吾祖父为。与其兄弟潜治、渲、灏、济均让位于弟演，于是临之邃壑幽岩，皆六王遽处。迨没，^⑤临人思之，

请封为神，血食其汤沐邑，宜也。而怀柔王庙在大云乡尤著云。元祐^{世6}中，乡有盛四相公，耿直不阿，其神卒不磨灭，附是庙，为王部下。能兴云致雨，回风戢浪。居民祷之应，运河险阻，祷更应。杭湖齐民，数千里而致焉。岁丙申，灾逾月，复建，益崇之。夫神道设教，本之观生，而极之观民，今斯民也，畏垒尸祝，知所以报钱氏功德矣。而王之功德，莫大于人伦，有字禺万孚者，诚也。惟诚故神，神者，妙也。惟妙故生。钱氏之神，其长生于天地间矣乎。安可以无记。求记生员俞允仕、缘首耆民益天民，尊例得并书。岁万历壬子仲春知临安县事^{世7}温陵黄鼎象薰沐顿首撰。

钱唐沈鼎新书。

附录二：

《重建钱怀柔明王庙记》注释

注 1：太伯，吴太伯；文王，周文王。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史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侍殷。伯夷、叔齐，让国不受，而遯于野。后武王伐纣，伯夷、叔齐遮马而谏，以为臣伐君，不可。太公望命左右扶之去。遂隐于首阳（山名）。周灭商纣，夷、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

注 2：延陵季子（名札），战国时吴君之子。吴王有五子，札居幼而贤，王欲立为世子。按当时礼制，立嗣以长，故季札辞国不受，时以为贤。

注释者按：对上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历史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处不作详述。

注 3：苏子瞻，即苏轼，号东坡，宋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注 4：钱弘俶纳土归宋后迁居大梁（今开封），初封淮海国王，改封汉南国王。

注 5：“迨投”投字疑误，应为“迨没”或“迨歿”。意思是等到怀柔王死后，临安人思念他，请求封他为神，在故乡（汤沐邑）享受香火和祭祀（血食）。

注 6：元祐，北宋哲宗年号。

注 7：“知临安县事”，即临安县的县官，简称知县，相当于今之县长。

附录三：

《重建钱怀柔明王庙记》译文

天子首先要以人伦垂范世间，故此追怀太伯、文王，以伯夷、叔齐为仁人。然而因为他们让国让天下的事，发生在君臣兄弟之间，其中的深情隐衷，外人不得而详（知），特提出表彰，以教育天下。嗣后吴国的延陵季子（札），也辞让王位而逃，却没有得到圣人的表扬，称赞他的人亦就少了。司马迁作史记，在世家^①中为夷齐立传而季札不立传，仅仅附写于太伯之后，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夷齐的贤德，因得到圣人的表扬而声名昭著，还是因为汉代没有大儒，看法有悖于圣人的缘故？

钱武肃王起兵临安，据有吴越十四州的地盘。当时要取天下并不难^②。但他却说一百年后等待真主再来统一。传到孙子时，其地终于归还朝廷。他这种让德，不在太伯、文王之下。而且怀柔王兄弟逊位让国，亦是夷齐、季札一流人物。只是由于五代十国时候，人们习于干戈杀伐，不知大义，所以这种大贤大德，湮没不彰罢了。就连象苏东坡那样的宋朝第一文人，他评论钱氏，不过说：“不费讨伐而归顺，是有功于朝廷，民到老死而不见战乱，是有德于百姓。”评价显然不足。不知早在不肯于杭州西湖建造宫殿的时候，钱武肃王就有让天下之心了。以后怀柔王兄弟相率避位远遁，又能善继祖父的志向，所以赵宋王朝一兴起，忠懿王（指钱弘俶）就入朝称臣，进奉贡献，封点府库，登记州郡名册，请朝廷派员接管。即使改封淮海国王、汉南国王，王号依然存在，又有谁

能弃之如敝帚呢？这就是至德、仁人，钱氏的功德，对人伦是有重大贡献的，应该记述和表彰。

怀柔王是忠懿王的第五个儿子，名叫惟潜。他推脱车马冠带，认为王冠加首是有愧先祖。他和兄弟潜、治、渲、灏、济让位于弟弟演，于是临安的幽岩深谷，成了六王的遁迹之处。到他们一死，临安人怀念他们，请求封他们为神，在故乡享受香火祭祀，这是应该的。尤以在大云乡的怀柔王庙，最为著名。

后来，到了宋哲宗元祐年间，乡间有一个盛四相公，耿直不阿。死后神灵不灭，附在怀柔王庙中，作王的部属，能够兴云布雨，回风靖浪，居民向他（盛四相公）祈祷，很有灵应，特别在溪河运输险阻时，祷请更为灵验，朝廷敕封他为金龙四大王。这样一来，这个庙就更加为人所知了。杭州湖州一带平民，不远千里而来烧香。丙申那一年，天灾超过一个月，爰重建此庙，规模更为宏大。

神道设教，本来是观生，现在用来观民，临安的老百姓，在钱王身（死）后知道设庙虔诚的祀祝，来报答他们的功德。而钱氏最大的功德，就是有益于人伦。只有诚，才能神，神即是？（字迹不清），钱氏的神明，永存于天地之间，怎么可以不记呢？前来要求我作记的是秀才俞允仕，会首益天民，按例他俩的名字可以一并写入文中。（明）万历壬子年仲春临安知县温陵黄鼎象沐浴薰香敬撰，钱唐沈鼎新书。

（许扬本译 2000 年 6 月）

注 1：世家是史纪中的一个体例，专记诸侯的事迹。

注 2：这是庙记作者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关于《吴越钱氏流光宗谱之起源》 及《过江之祖》之印证

钱 四 青

现在许多吴越钱氏后裔和广大历史学者，只知道钱氏宗族有“大宗谱”和“庆系谱”，但对“流光谱”了解的很少。就连编纂《钱氏家乘》的钱文选先生，也没有提到“流光谱”之事，不知何故？

“流光谱”是钱王第十四世孙莘野公所作。据“流光谱”，谱系考云：“吾家谱自武肃王修大宗谱、文僖公继之修庆系谱、其后家族益繁支分派别各自有谱，吾家自淳安迁桐城所传有流光谱则淳安端浚公所修也。”

流光谱称惠济侯翥公四子皆有科名。长子大椿乾道八年黄定榜进士，为漳浦丞，子四曰芮日艾日习日芝。吾祖烈公则艾公之第三子也。于宋末由浙江水路经吴江泛宅浮大江而上，止于桐城之东乡 湓漕里，遂定居焉。初来时船前榜有一对联云：“五湖诗酒客，两浙国王孙”。

当时这里只有一座不高的小山，周围都是白茫茫一片湖水，祖公喜其山清水秀，可以自食其力，捕鱼为生，还可免除外界的骚扰。故将所有乘船沉没其地，表示不复回去了。此地因此取名为“埋船墩”。

桐城（现改为枞阳）东乡 湓漕里的吴越钱氏后裔，都称